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顾问 汝信 ◇ 主编 薛晓源 金惠敏

汪民安 陈永国 编

尼采的幽灵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

Nietzsche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顾问 汝信 ◇ 主编 薛晓源 金惠敏

汪民安 陈永国 编

尼采的幽灵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 / 王民安、陈永国主编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1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 薛晓源、金惠敏主编)
ISBN 7-80149-443-1

I . 尼 … II . ①王 … ②陈 … III . 尼采 , F. W. (1844 ~ 19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 文集 IV . B516.4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8553 号

·尼采百年解读系列·

尼采的幽灵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



编 者：汪民安 陈永国

责任编辑：程晓燕 刘 辉

责任校对：同 文 闫晓琦

版式设计：辛 诉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15

字 数：378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43-1/B·076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一

N
尼采

汝信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一直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评论尼采，往往得出迥然不同的看法和结论。尼采的格言式的文体和诗一般的语言，也常使人难以把握他的真实思想。尼采死后由他的妹妹伊丽莎伯编辑出版的遗著和有关尼采的著述，更是充斥着她个人的偏见和曲解，为了解尼采的真面目增添了麻烦。有的研究者认为，尼采是遭人误解最深的思想家，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①

历史上的思想家怎样遭受误解，有时误解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后，对这种现象尤其有亲身的体会。在我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经常提出要为过去的某些人物“平反”或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目的无非是消除误解，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至于尼采，他在中国的命运是坎坷的。20世纪早期我国新文化的一些倡导者，曾把尼采哲学作为解放思想、破坏旧秩序的武器而予以积极的评价，而到了30年代，尼采就开始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被加上法西斯哲学先驱的恶名。在很长时期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波达赫：《遭毁灭的尼采著作》，海德贝格，1961年德文版。

内，尼采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了，除了简单粗暴的批判和谩骂外，很少提到他的名字。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重新面向世界之后，学术界从噩梦中醒来，才又想起了尼采。尼采著作的许多新译本和有关尼采哲学的论著纷纷出版，某个时期在大学校园里甚至还出现过“尼采热”。尼采在中国似乎时来运转了。但令人担心的是，在尼采本人最不屑一顾的商业炒作的参与下，是否会造成对尼采的新的误解呢？

19年前我曾指出，尼采不需要辩护，他需要的是理解。历史上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他却不是弱者。可是真正理解尼采又谈何容易啊！1987年，我应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邀请去魏玛访问。在这个充满着文化艺术浓厚气氛的幽美城市里，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巨人们留下的纪念性遗址到处可见，而与歌德、席勒相比，尼采简直可以说是被人遗忘、备受冷落的人物。承蒙主人的特意安排，我被允许浏览了保存完好的尼采手稿和档案。据德国朋友告诉我，多少年来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学者蒙蒂纳里之外，基本上没有人认真地研究和使用过这些内容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平时只有一二位专职人员在负责整理和保管工作。人们往往根据某种需要或迎合某种趣味去描绘尼采，而不愿下功夫去了解尼采。在魏玛，我还有幸参观了尼采故居，他在那里度过了患病的晚年直到逝世。在尼采的住房里我看到他的一座塑像，这可能是整个故居的惟一使人回忆起尼采的纪念物。这塑像颇有一点名气，当年希特勒造访尼采故居时就曾站在它一旁照相留念并广为传布。我过去见过那张照片，希特勒那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至今还有印象。世界上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希特勒推崇尼采而把尼采和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的。可是我从这尊塑像看到的却是一个孤独、寂寞、冷峻的尼采，与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相距甚远。希特勒推崇尼采自有其政治目的，不过从《我的奋斗》这部纳粹圣经中确实找不到他读懂了尼采的证据。无论是对尼采进行政治炒作或商业炒作，这都是他最大的不幸。

尼采说过，野兔有7层皮，一个人则可以撕掉 7×70 层皮，而仍然难以认识和找到他自己。因此剥开层层外皮，深入内心深处，发掘出尼采的真实思想，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以为，对尼采可以有、而且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只要言之有据、严肃认真的都应允许存在。其实这不仅是对尼采，对历史上任何一位大思想家都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向读者提供各种不同的解读，由读者自己去思考，进行比较和选择，这是帮助读者增进理解的好方法。现在出版的这套《尼采百年解读系列》丛书如能有助于读者理解尼采，那它也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总序二

Nietzsche

薛晓源 金惠敏

1900年8月25日，一颗搅动世界和自己的骚动不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人就是日后震世骇俗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

2000年8月25日，是尼采逝世100周年，希腊哲人说：有人是死后方生。尼采生前的影响只局限在欧洲几个小国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因此尼采总是抱怨世人不理解他的哲学，他不无遗憾却又颇为自负地说：到了2003年世人才能理解他的学说的魅力和震颤力。

世人的对新学说的耐力和抵抗力大大超过了尼采的想像，在他撒手人寰的不久，他的学说和震世骇俗的口号，如“重估一切价值”、“上帝死了”就不胫而走，“一个幽灵，一个尼采的幽灵不仅在欧洲游荡，而且跨过大洋在亚洲和古老的中国游荡，至今魂兮不归，在世纪长河里游荡。”我的一个喜欢尼采的朋友是这样评价尼采在20世纪的影响，我认为他概括的既形象又准确。

尼采说伟大的哲学家只是世人误解方才成其大名，对今后世人的误解尼采是有先见之明的。综观20世纪百年东西方对尼采的解读，之所以产生许多歧义，抛去许多外在的原因，尼采的写作文体和倡导力行的方法论也难却其咎。其一，尼采的著作大多是用格言体写成的，文辞华美，寓意深远，段与段之间的跳跃性极大，即使用新批评的“细读法”去解读，准确把握其内涵也要

尼采的幽灵

颇费周折。尼采厌恶和拒绝黑格尔客观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尼采倡导“谱系学”的方法论，提倡差异和差异之间的互动。这些都为准确解读尼采及其学说增加了难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世人对尼采毁誉有加，大起大落。在纳粹眼里，尼采是军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尼采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传统主义者眼里，尼采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强烈的破坏者，尼采主张用锤子敲碎一切偶像和传统；在虔诚宗教徒眼里，尼采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终结了。

到底应该如何打量和解读尼采？

解读尼采，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可能有效：一种是美国“新批评”提倡的“回到文本中去”，国内出版界学术界翻译尼采文本的热情很高，尼采的代表作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译本，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是能把握尼采思想的主旨。另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整理、译介百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大师对尼采思想的解读，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尼采的解读作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尼采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吸取他们解读尼采的经验得失。文本与解读者、解读者与对解读文本的解读都是双向互动的，使这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可能能打破解读尼采的坚冰。这也是我们主编这套“尼采百年解读系列”丛书的心愿和主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尼采研究专家汝信先生，对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表示大力支持，并欣然作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先生、程晓燕主任为出版此丛书花费大量的心血；汪民安先生和各位译者以及德国歌德学院图书信息中心的柯劳迪女士、王星女士为丛书的出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2000年盛夏于北京

编者前言： 尼采与身体

—Nietzsche

汪民安

尼采的格言不仅仅期待着我们用眼睛去阅读，而且还十分迫切地渴望着我们用耳朵去倾听。在尼采的文字面前，我们不仅应该调动理性、意识和知识，还应该打开我们的感官，应该让身体的各个部件准备就绪，随时承受尼采的高量分贝的撞击。尼采的写作，是前所未有的高声写作，是演说、喝斥、大笑；是激情、能力、节奏和措辞等多种修辞技术的奇妙混和。在尼采的格言里，修辞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音量，为了传向远方，为了压倒其他羸弱而平庸的陈辞滥调，最终是为了被倾听。这和他的德国同胞卡夫卡截然相反，虽然他们共有着罕见的孤独和敏感。卡夫卡似乎对倾听完全丧失了希望，也许他从来就不愿被倾听。他的写作是喃喃独语，是无望的自我排遣，是一则记载和泄露内心搏斗的隐秘日记，这则日记充满着某种暗夜的敏感的羞涩性，因而决不轻易示人。如果说卡夫卡的暗夜写作是拯救自我的话，那么，尼采的目标则大得多，他想拯救的是欧洲。

然而，在有生之年，他们都失败了，他们都获得了死后的声名。他们的失败方式跟他们的音量有关：尼采的音量太高，他越出了同代人的倾听能力，越出了他们的听觉承受能力，这些同时

尼采的幽灵

代人从来没有用身体——尼采贯穿始终强调的主题——去感受尼采，而他们的知识系统正是尼采所鄙弃的，19世纪的知识框架无论如何套不住尼采的格言，在这些格言里，人们不知所措，人们只听见混乱的无节制的轰隆隆的雷声，但是根本无法预见雷声所携带的狂风暴雨，这种雷声最终被视作是无足轻重的噪音，这就是尼采格言在19世纪的命运。而卡夫卡的音量太低了，太含糊了，太混乱了，他的写作散发着身陷囹圄的虫子般慌乱的脚步声和低徊的嗡嗡声，对于周围人来说，这是个不堪一击的异类，不用说倾听，连交流都谈不上了。卡夫卡阴暗的眼神表明，孤独和绝望对于他来说不是临时的、片刻的，而是永久的，气质性的，命运般地与生俱来的。卡夫卡的眼神虽然集中而坚毅，但这种眼神不是向外观看的，不是对他物的凝视；相反，他的眼神的集中正是泄露自我，泄露紧张的窗口，是供人透视内心世界方便通道；尼采的眼神与此相反，它外视，灼灼逼人，像是在远眺，并且还微微上扬，加上他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他浓密的、上扬的、充满讥笑意味的胡须——胡须当是生命力的表现——这些正好是他哲学的身体隐喻：尼采的权力意志既处于他哲学的中心，也处于身体的中心。力、哲学、身体在尼采这里奇特地达成了三位一体。

权力意志盘踞在世界里。如果说尼采哲学有一个焦点主题的话，他的那些破碎的格言正是这样一个主题的纷乱的引申性注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①在此，权力意志应理解为力与力的关系，权力意志是一个包容性的差异关系，它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力：引力和驱力，统治力和臣属力，施力和受力等等，这些力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相互冲突，权力不应从一元和单向的角度来判定，也不应

^① 尼采：《权力意志》，第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

从压抑的维度来考察，在尼采这里，权力不意味着监禁、压迫、否定和阻挡，也不意味着控制性的国家机器，权力毋宁说是两面性的，它是事物间复杂的冲突形式的策略性命名，它指涉着力与力的能动关系。当尼采说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时，“他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物质、主体、事物而将这种注意力转向这些物质间的关系。”^① 力因而是多元的，是复数的，是诸力之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嬉戏。能动的、原初的、征服的、支配的力和反动的、次要的、适应的和调节的力相互缠绕和争斗。这两种力在质和量上都存在着根本和绝对的差异，因而，可以断定，权力意志并非铁板一块，它也不是稳定的和呆滞的，相反，它是一个变易、流动、生成、竞赛的戏剧。

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变易、生成的舞台。为此，海德格尔将尼采纳入形而上学家的行列，因为尼采将权力意志视作是世界的本质，尼采说，权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这样的断言正好符合形而上学的问题模型。形而上学的特征正是为存在者的存在寻求答案，海德格尔就此断言，“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权力意志的本质才能被追问与思考。”^② 但是，如果权力意志是变动的，可塑性的，来去无踪的呢？权力意志的变易怎样确保它是一个稳固的存在范畴？在形而上学那里，本质必定是一个牢固的基础性的东西，本质必定是一个静态的单一的内核式的东西，而权力意志显然与形而上学呆滞的本质不相匹配，一个自身无以定型的东西，一个变化和过程性的东西，一个瞬间性的多元性的东西，一个难以驯化和把握的东西，怎样有权利成为形而上学的规定性源头呢？

德勒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捍卫尼采的非形而上学家身份，

① 阿兰·D. 希瑞夫特：《激活尼采：以德勒兹为例》。见本书第 179 页。

② 海德格尔：《尼采》，卷 2，第 986 页，圣弗朗西斯科，1991。

尼采的幽灵

“即使权力意志是一元的，这种一元性仍为多元性所确定”。^① 就尼采的世界就是权力意志这一断言而言，他是形而上学家，就权力意志的不稳性和可塑性而言，尼采不是形而上学家。不过，尼采的形而上学家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如今不再以一个深度模型形式展开，也不再以一个派生形式展开。世界不再有此岸和彼岸，不再有天国和人间，不再有本质和表象，不再有深层和表层，权力意志搅乱了这些等级模型，它将它们的生硬对立，将它们的派生形式，将这些稳固的二元模型冲毁了，权力意志的世界是个对抗冲突的世界，但这种对抗冲突不是整齐的双偶冲突，这些对抗冲突是差异性的，嬉戏式的，因而是变易的、不断流动和生成的，它也是对任何定规、模式、公理、法则的冲毁和逃逸，是对任何稳定性的冲毁和逃逸。这个世界“无始无终”，作为世界无处不在的力“忽而为一，忽而为众……此处聚集而彼处消减，像自身吞吐翻腾的大海，变幻不息，永恒复归”。力就这样同世界一道翻江倒海，它“不知疲倦，不知厌烦”。^② 权力意志并没有设定一个外在目标，它既不依附也不通向一个他者，它自足地发展、它自我充实、丰富、提升、欢笑，它的对抗也是权力内部的对抗，而非同权力外的实在物的对抗。权力的非目的性、非他者性、非意志性正式宣告了同再现主义的告别。而再现论则预示了一个深度模型，在这个深度的底部，埋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正是这个模型的核心所在，表象物、表层物正是从这里发芽、显现、生长，它们无论如何流光溢彩，但也总能在这个底部，这个秘密处寻找到它的派生性种子。再现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而满怀信心地能把这个秘密翻掘出来，让它重见天日，让它获得可见性和外在性，同时也让它获得整体性和完整性。再现主义相信对称而整齐的二元主义，它意图用一种符号指

① 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85~86页，伦敦。

② 尼采：《权力意志》，第7页。

称一种事物，用一种知识涵盖一种真理，用一种象征指代一种秘密，它就在这种词与物之间，知识与真理之间，象征与秘密之间寻求连结、等式、符合。但是，如果权力意志的世界只是在一个平面内差异性地嬉戏呢？如果权力意志永恒回归而并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呢？如果权力意志从不信奉那种安静的牢固的等级模型呢？尼采彻头彻尾地拒绝了这种再现式的二元论，“他不认为事物必然有其反面”，^① 他揭示了再现论内在的屈从、虚伪和假面具，“尼采无休无止地与深度进行了长期斗争，在尼采那里，有一种对理想的深度、对意识的深度的批判”。^② 这种深度，这种再现论是哲学家的发明，世界与其说契合于这种等级模型，毋宁说它是一个差异系统的嬉戏，世界即使充满着力的对抗，但这种对抗既非屈从的，强弱分明的，亦非深度的、位于两个不同层次之内的。

世界不再有一个秘密的开端，那么解释呢？解释如果不是探寻秘密的话，它又是什么？解释的确是一种探寻、说明、观察，但是在尼采这里，解释也仅仅是从某个角度出发的探寻、说明、观察。解释与其说是保持绝对的中立性和冷静进而从容地剥开各种各样神秘的面纱，与其说是对深度秘密的客观揭发，与其说是对本质的直线般的回溯搜索，不如说解释充满了力学效果和力学角度，解释远离了客观性和冷静的超然性，它倒是沾染了血性、体温和变幻莫测的心跳。解释充满了人的目光，这种目光从来不是垂直的，也不是穿透性的，它是横向的，透视的、斜视的，因而也决非不偏不倚的。尼采就这样将目光，将透视，以及这种目光的透视所携带的诡计注入进解释学中，最终注入进解释学的对象中。

承认解释的力学角度，承认解释的透视性和功利性，也就承

① 尼采：《权力意志》，第 191 页。

② 福柯：《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见本书第 100 页。

尼采的幽灵

认了解释的偶然性，临时性和投机性。这样，解释永远不能一蹴而就，它永远在进行中，它是无限解释循环中的任意一环，在解释的后面还有解释，在秘密的后面还有秘密，解释的结果还有待解释，解释的结果总是一个仓促的结果，是一个临时应付的结果。解释，确确实实，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起点，不存在一个八面玲珑的解释者，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全知视角，因而也不会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终点，解释总是处于未完成的途中，对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诉求欲望一再被推迟，“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什么真实”，“那儿的一座山呀！那儿的一片云呀！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你们，清醒的人们啊，能抽掉那山那云的幻象和人为的添加物吗？你们能遗忘自己的出身，过去的历史、学前的教育，即你们整个的人性和兽性吗？”^① 没有一条通向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解释之路。

解释是力的穿透、传递，也是身体力量的穿透和传递。“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身体被力量所主宰、推动、造就，而不再听命于意识、灵魂和精神。身体与意识的二元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典范模式，尼采对意识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将身体突出和暴露出来，他感慨万千地说：“哲学不谈身体，这就扭曲了感觉的概念，沾染了现存逻辑学的所有毛病”^②，“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对身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因此，我们的原则是，“要以身体为准绳”。^③ 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根本错误，即将“意识设定为标准”^④，但意识是什么？灵魂是什么？精神是什么？它们不过是些发明。只有身体实实在在，力贯注于其间，力和身体是一体式的，它们一

① 尼采：《快乐的知识》，第59~6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

② 尼采：《快乐的知识》。

③ 尼采：《权力意志》，第37、38页。

④ 尼采：《权力意志》，第183页。

起跳跃、欢腾、舞蹈。身体不再是一个可悲的听凭观念驱使的被动机器，也不是一个需要驯服管制的令人恼火的捣蛋怪物。它不再沉默、冷淡、无动于衷，不再被忽视，被打入冷宫，被注入另册。尼采让身体自足地运转起来，让万事万物遭受身体的检测，是身体而非意识成为行动的凭据和基础。尼采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人体弃取的动态产物”^①，世界不再与身体无关，世界正是身体的透视性解释，是身体和权力意志的产品。身体因为其嬉戏、舞蹈和感性的力学效果，因为其激烈的动态性，它就不再表现为彬彬有礼，并然有序，循规蹈矩。身体的世界，身体所阐释的世界再也无法融入逻辑的框架内，就此，身体与推理相对，和语法相对，和普遍的知识相对，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观相对。如果说知识是对世界的清理、整饬、下结论的话；如果说知识总是以一种定义的形式，一种了然的形式，一种客观的口吻，一种规划，整体和终结的面目出现的话，如果说真理凭借于这样的知识，如果说抵达真理的路径是逻辑和语法，如果说真理是客观的，绝对的，难以撼动的话，那么，尼采的身体正是对这样的知识观和真理观的毁灭性爆炸，他根本不相信从知识的角度对世界的通盘考察，他只是信奉从身体的角度对世界的局部解释，因为“要真理的意志基本上是解释的技艺”^②。真理和知识现在是身体的解释产品，这种知识不再从意识中产生，它产生于身体的快感或者疼痛，欢乐或者苦楚，笑声或者眼泪，它产生于身体的灵机一动。知识和真理注入了身体的感受力，它决不再摆出公正无私的面目，它为身体谋取福利。应该在利益的框架内对待真理，随着身体和利益的改变，真理和知识也见风使舵，来回摆动，毫无常性。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一种投机商式的实用真理。千万不要根据逻辑学去寻求

① 特里·伊格尔顿：《真实的幻觉：弗里德里希·尼采》。见本书第393页。

② 尼采：《权力意志》，第141页。

尼采的幽灵

真理和知识，因为“整个逻辑学的表现形式是非人的、残暴的、恐怖无比的”。^①以逻辑程序为背景“……千方百计去认知，去追寻那最终会郑重其事地命名为真理的东西”，这当然会“铸成典型的偏见”。^②

在此，尼采的身体取代了笛卡尔式的主体。后者的内在性特征正是意识、逻辑、认知和判断，它和外物没有利益的纠葛和牵联，他超然于外物世界，但他自信能检验、测度、悟透外物，这样一个主体是全知型主体，是个普遍主体，他信奉逻辑，知识和理性的力量，通过它们他满怀信心地能客观地抵达对象的深处。在尼采的身体这里，世界表现为一个变形之网，而在笛卡尔式的主体这里，世界表现得中规中矩，表现得纯粹、冷静、客观、中立，表现得一尘不染。如果说尼采的身体是权力意志本身的话，那么笛卡尔式的主体就是权力意志的基础，就是行为、进程的基础，“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给行动的——行动这是一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语言把所有的作为都理解和错解为受制于一个作为者的主体”，^③尼采就这样对这种自信的、基础性的主体进行了抨击。

感性的身体不仅仅代替了理性的主体，它还从上帝和神学的控制中挣脱出来。在尼采这里，身体和生命没有根本的差异，二者都充斥着积极的、活跃的、自我升腾的力量。尼采正是要将这种肯定的力量激活，这也正是他所标榜的价值所在：强健、有力、充盈、高扬、攀升，这种价值的理想存在正是那种至高卓绝的“超人”。超人表现得欢乐、无辜、自由，他驾驭着生命本身充满活力的流变，他肩负重任、神志健全、孔武有力，但又从容

① 尼采：《看哪！这人》，第2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

② 尼采：《超越善与恶》，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

③ 尼采：《道德的谱系》，第28页，三联书店，1992年6月。

潇洒、镇静自若、严于律己。如果说超人尚未出现，它仅仅是对未来的至高卓绝的人的描述的话，那么，超人的对立面则满目皆是，他们是“现代人，善良人，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①

超人的这些对立面受到尼采的尖锐嘲弄，否定的力量控制着他们，这些人无一例外地拜倒在基督脚下而瑟瑟发抖，正是基督和基督教造成了虚无主义的流行，因此，尼采时时刻刻地痛斥基督教：“反基督教已不再是我们的动因，而是我们的兴趣了”；“基督教决意揭示世界的丑陋和恶劣，却反倒造成了世界的丑陋和恶劣”。^② 尼采的谱系学暴露了基督教驯化人类的“天才之举”，基督教起源于怨恨，这些怨恨者是些“无耻的平庸者、无能者、低贱者，这些人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时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③ 这些人将他们的特性，也即是无能、苦难、贫穷、卑贱、病患、乏力，想当然地设想为好，他们将这些特性划定为好的范畴，于是，他们自称为好人，这就是这些无能者在道德上的自我确认，他们在今生今世历经磨难，但也只有他们，这些卑贱的“好”人，“善良”人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他们自称为“好”人的前提是，他们所怨恨的对象，他们的对立面，即那些强有力的统治者，那些贵族和勇猛的斗士，那些狮子般的猛士，他们是坏的和恶的。这些有力者、高贵者、强健者、统治者，被这些无能者进行了道德的贬义宣判。卑贱者和无能者的道德谱系是：你们是坏的和恶的，因而我们是善的和好的。他们的程序是：首先对他者否定，然后才自我肯定。但是，那些高贵者和有力者呢？他们的程序刚好颠倒过来，

① 尼采：《看哪！这人》，第42页。

② 尼采：《快乐的知识》，第132页，13页。

③ 尼采：《道德的谱系》，第23页。